

李商隱詩歌集解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李商隱詩歌集解

第四冊

劉學鍇  
余恕誠 著

# 不編年詩

## 無題

近知名阿侯<sup>①</sup>，住處小江流。腰細不勝舞<sup>〔一〕</sup>，眉長唯是愁<sup>②</sup>。黃金堪作屋<sup>③</sup>，何不作重樓<sup>④</sup>？

### 校記

〔一〕「勝」，馮引一本作「成」。

### 集注

①【朱注】樂府：「河中之水水東流，洛陽女兒名莫愁。十五嫁爲盧家婦，十六生兒字阿侯。」【紀曰】此句誤用。

②【張曰】生兒之兒，男女通用，安知河中歌不指女乎？詩並未誤用，紀評非也。

③ 見無題「照梁初有情」首注。

④ 見茂陵注。

無題

箋評

【吳喬曰】以莫愁比楚，以阿侯比綯。曰「近知名」，則知是湖州被召時作。（腹聯）比綯之才寵。（末聯）望其有津平之拜。

【姚曰】金屋深藏，豈如作重樓以望遠耶？○義山古詩，多齊梁體，即所謂格詩也，間有小律、絕句，亦屬齊梁體耳。

【屈曰】既有佳名，又居佳地，藝復絕妙，乃但蒙金屋之寵，不得高樓之貴，何也？

【程曰】「近知名阿侯」者，知其已嫁生子而名阿侯耳。合兩句之義觀之，則仍指莫愁本身也。此小律體，元和以後白香山、杜牧之輩多有之。

【馮曰】此章與效長吉，戊籤編五言小律。唐人五律頗有三韻五韻者。

【紀曰】小調艷詞，無關大旨。末二句，屋則深藏，樓則或可於登時偶見矣，以癡生幻，用筆自有情致。（詩說）此

三韻律詩，韓集，白集俱有之。（輯評）

【張曰】此非艷情，惟命意未詳。（會箋）

【按】此篇似可與無題二首「聞道閨門尊綠華」七絕參觀。「近知」即「近聞」之意，二字貫前四句。首聯謂聞其名而知其居處，「阿侯」不過借古詩中現成人名指詩中女主人公，程箋迂曲。次聯言其美艷，「眉長」句兼寫其幽怨。「腰細」「眉長」均承「近知」，想像得之。末聯謂其人金屋深藏，未能一睹其芳姿，故云「何不作重樓」以居之，令我得仰望之也。其人蓋亦「吳王苑內花」之流，全篇亦

意似申言「聞道閨門蕩綠華，昔年相望抵天涯」之情。

## 無題二首〔一〕

長眉畫了繡簾開，碧玉行收白玉臺<sup>①</sup>。爲問翠釵釵上鳳<sup>②</sup>，不知香頸爲誰迴！

壽陽公主嫁時妝<sup>③</sup>，八字宮眉捧額黃<sup>④</sup>。見我佯羞頻照影<sup>⑤</sup>，不知身屬冶遊郎<sup>⑥</sup>。

### 校記

〔一〕題原作嬋三首其二、其三，今從戊籤。

### 集注

①【馮注】樂府詩集：「碧玉歌，宋汝南王所作也。碧玉，汝南王妾。」梅禹金曰：「古今樂錄：孫綽在晉，已有情人碧玉歌，謂汝南王妾，亦未有確據。」按：此以「碧玉小家女」謂侍婢也。【朱注】梁簡文帝對燭賦：「碧玉舞罷羅衣單。」

【按】白玉臺，卽玉鏡臺。二句謂女子晨起對鏡梳妝，畫眉已畢，侍婢開繡簾而收鏡臺。

②【朱注】拾遺記：「石崇愛婢翻風釵金爲鳳冠之釵。」【程注】幽怪錄：「竟陵掾劉諷夜投空館，有二女郎，至明旦拾得

翠釵數隻。」

③卽梅花妝，見對雪二首注。

④【朱注】海錄：「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，一曰鴛鴦眉，又名八字眉。」張蕭遠詩：「玉指休勾八字眉。」梁簡文帝詩：「同

安囊裏撥，異作額間黃。」庾信詩：「額角輕黃細安。」楊慎曰：「溫飛卿詩：「豹尾車前趙飛燕，柳風吹散蛾間黃。」王荆公詩亦云：「漢宮嬌額半塗黃。」其制已起於漢，特未見所出耳。」【按】額黃，六朝時婦女額上之塗飾，唐時仍有。

⑤【馮注】古詞捉搦歌：「可憐女子能照影，不見其餘但斜領。」

⑥【程注】晉子夜春歌：「冶遊步春露，艷覓同心郎。」【馮注】丹陽孟珠歌：「道逢遊冶郎，恨不早相識。」

### 箋評

【姚曰】（「長眉」首）爲情人乎？抑爲蝶乎？不問之人，而問之釵上鳳，妙絕。（「壽陽」首）就無情中翻出有情，實則非真有情也。義山詩往往作此想。（按姚箋仍題蝶）

【屈曰】（「長眉」首）一一寫美人妝畢。三四寫顧影自憐之意。（「壽陽」首）寫女郎初嫁時情態。然玩「見我」字，「不知」字，「冶遊」字，有所嫁非偶之歎。

【程曰】（「長眉」首）歎不知道從也。以令狐之舊客，而人茂元之幕，何嫌何疑？遂成讎怨，人生去就，審擇難之。起句言既已釋褐，得授秘書，不啻美人之妝成者，繡簾方開也。次句言無端而出，竟若情人之失意者，旋收奩具也。三句自問之詞，言妝飾未嘗不工。四句自疑之詞，言有情莫知所向，即風人「豈無膏沐，誰適爲容」之義也。（「壽陽」首）

謂從事幕府也。起言士之釋褐，如女之初嫁。次言秘書內秩，如宮禁艷妝。三句言時無知己，惟有顧影自憐。四句言朝士不收，然後爲人辟聘矣。又曰：（蝶）三首皆是比體。

【馮曰】此必當別作無題也。語易解而尖薄已甚，宜其名位不達矣。

【紀曰】此二首乃遊冶之詞，誤入於此。（輯評）

【張曰】冶遊之作，無別寄託。（會箋）

【按】二首明爲賦體。曰「見我佯羞」，作者已爲詩中另一人物，豈得復以「佯羞頰照影」之女子自況？所詠對象，似爲妓女，視「不知身屬冶遊郎」句及口吻之輕薄可知。「長眉」首寫其人晨妝既畢，顧影自憐，茫然無屬之情態。「爲問」「不知」，正寫出身不由己者之心理。次首屈氏泥於「嫁時妝」而謂寫女郎初嫁時情態，非是。一二不過狀其妝束艷麗入時。三四寫其佯羞弄姿，正與其「身屬冶遊郎」之身份相稱，亦戲語也。二首疑卽贈妓之詞。

## 無題

照梁初有情，出水舊知名<sup>①</sup>。裙衩芙蓉小<sup>②</sup>，釵茸翡翠輕<sup>③</sup>。錦長書鄭重<sup>④</sup>，眉細恨分明<sup>⑤</sup>。  
莫近彈碁局，中心最不平<sup>⑥</sup>！

### 集注

①【程注】神女賦：「其始來也，耀乎如白日初出照屋梁。」洛神賦：「灼若芙蓉出淥波。」【姚注】何遜集看伏郎新婚詩：

「霧夕蓮出水，霞朝日照梁。何如花燭夜，輕扇掩紅妝？」【馮班曰】腰起。（輯評）

②【朱注】衩，楚懈切。釋名：「裙，下裳也。婦人蔽膝曰香衩。」楚辭：「集芙蓉以爲裳。」【按】參看無題（八歲偷照

鏡)注。

- ③【朱注】宋玉風賦：「以翡翠之釵掛臣冠纓。」【按】其本形容獸毛柔密之狀，釵茸連文，當指翡翠釵之上端如茸茸花飾形狀。

- ④【程注】漢書注：「鄭重，猶煩煩也。」白居易詩：「千里故人心鄭重。」【馮注】舊注引蘇若蘭織錦事。晉書：「竇滔妻

蘇氏名蕙，字若蘭，善屬文。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，被徙流沙。蘇氏思之，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，宛轉循環，詞甚悽惋，凡八百四十字。」侍兒小名錄：「滔寵姬趙陽臺，蘇苦加撻辱，滔深恨之，與陽臺之鎮襄陽，絕蘇音問。因織

錦迴文，題詩二百餘首，名璇璣圖寄之。滔覽錦字，感其妙絕，具車從迎蘇氏。」又王勃七夕賦：「上元錦書傳寶字。」用上元夫人出紫錦之囊，開綠金之笈，以三元攪珠經等四部授茅固、茅盈事，見太平廣記所引漢武內傳。此則謂閨人書札耳。【按】錦書用蘇蕙事。鄭重，反復切至之意。三國志魏志高堂隆傳：「殷勤鄭重，欲必覺寤陛下。」此句

「書鄭重」與下「恨分明」對文，猶言書中之情甚殷切也。

- ⑤【馮注】用愁眉細而曲折之義。後漢書五行志：「桓帝元嘉中，京都婦女作愁眉，細而曲折。」梁冀傳：「妻孫壽善爲愁眉。」【鍾惺曰】(二句)幽細婉變。(唐詩歸)

- ⑥【朱注】後漢書梁冀傳注：「藝經曰：彈碁，兩人對局，白黑碁各六。後先列碁相當，更相彈也。其局以石爲之。」魏丁廌彈碁賦：「文石爲局，金碧齊精。隆中夷外，敏理肌平。」【程注】夢溪筆談：「彈碁今人罕爲之，有譜一卷，蓋唐人所爲。碁局方二尺，中心高如覆盂，其顛爲小壺，四角隆起。今大名府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，亦唐時物也。」李商



隱詩曰：「中心最不平」，謂其中高也。白樂天詩曰：「彈碁局上事，最妙是長斜。」長斜謂抹角斜彈，一發過半局。今譜中具有此法。柳子厚敘碁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。老學庵筆記：「呂進伯攷古圖云：「古彈碁局狀如香爐蓋，謂其中隆起也。」李義山詩云：「中心最不平」，今人多不能解，以進伯之說觀之，則粗可見。然恨其藝之不傳也。魏文帝善彈碁，不復用指，第以手巾角拂之。有客自謂絕藝，及召見，但低首以葛巾角拂之，文帝不能及也。此說今尤不可解矣。大名龍興寺佛殿前有魏宮玉石彈碁局，上有黃初中刻字，政和中取人禁中。」【馮注】御覽引藝經：「先列碁相當，下呼上擊之。」魏文帝彈碁賦：「局則豐腹高隆，庫根四頽。」又：「文石爲局，隆中夷外。」按：西京雜記謂彈碁劉向所造，而彈碁經序：「武帝時東方朔進此藝，宮禁習之，傳落人間，後又中絕。建安中，宮人以金釵玉梳戲於粧奩之上，及魏文受禪，宮人更習彈碁焉。」世說曰：「彈碁始魏宮內，用裝（粧）奩戲。」詩意正用此也。【譚元春曰】末語子夜、讀曲妙想。

### 箋評

【吳喬曰】結意顯然。（西崑發微卷上）

【何曰】落句似借用王丞相以腹髮彈碁局事。（讀書記）

【姚曰】照梁出水，容色之妙麗也。翡翠芙蓉，粧飾之華艷也。錦書多不盡之意，黛眉含不展之懷，情竇既開，恐不免覩物生忌，如何？

【屈曰】以分明抱恨之人而近中心不平之局，則恨愈深矣，故云「莫近」也。

【程曰】此不平之鳴也。當是寄書長安故人之作。前四句須合看。起句言己之初志原有意於高栖，如翡翠之有情於玳瑁梁也。次句言己之才華未嘗不見重於當世，如芙蓉之知名秋水也。三四言拂志抑情，大材小用。世之愛芙蓉者，僅繡之於裙衩，何其小也！世之愛翡翠者，僅施之於釵茸，無乃輕乎？五六言欲裁書而長錦蟬聯，何以達鄭重之意，欲歛恨而細眉顰蹙，尤足見分明之情。七八卽杜子美「聞道長安似奕棋」之意，言時局不平，有如棋局，觸物興情，不可近矣。

【馮曰】此寄內詩。蓋初婚後，應鴻（當作宏）博不中選，閨中人爲之不平，有書寄慰也。絕非他篇之比。

【王鳴盛曰】巧於言愁。昔人謂讀孟東野令人不歡，予謂讀義山真不歡也。

【張曰】馮說從首句悟出，可從。（會箋）又曰：此初婚後客中寄內之作。「照梁」句謂新婚，「出水」句謂從前卽聞名相

慕。「裙衩」二句狀室人裝飾。「錦長」二句代寫盼歸之意。「莫近」二句，謂客途失意，室人亦代爲不平也。與他無題詩絕不相同。本集凡寄內之作，皆晦其題，此是全集通例。馮氏謂係鴻博不中時作，似爲近之。（辨正）

【按】馮說從首聯「照梁」「出水」悟出，然二語本出神女、洛神二賦，不過借此形容女子姿容之艷麗，與新婚本無關涉。卽兼用何遜詩語，亦不必專指新婚女子。張襲馮說，謂李集寄內之作，皆晦其題，然以「無題」爲寄內詩者，尚無其例。此篇實非賦體（馮氏卽以賦體視之），乃比興寓言體。詩中女主人公，卽作者之化身。試與無題（八歲偷照鏡）參讀，其比興性質自見，其寄意亦自明。前四寫女子姿容之艷麗、妝飾之華美，與「八歲偷照鏡」篇前四句意略似，用語亦有相同者，均係以

容飾喻才華。「舊知名」，託喻才名早著；「初有情」，則以女子之待嫁喻才士之求仕。腹聯謂錦書抒殷切之情，愁眉傳分明之恨，明寫愛情失意之幽怨，實抒政治失意之悵惘，較之「八歲偷照鏡」篇「十五泣春風，背面鞦韆下」之憂慮前途，茫然難料者又進一層矣。蓋前詩猶是憂未來之命運，此則傷已然之失意遭遇。末聯乃點醒全篇比興寄託之意。彈碁局中心高如覆盂，故用以關合愛情失意（實即政治失意）之「中心不平」。馮氏謂此爲寄內詩雖屬錯會，然謂此詩之背景爲宏博不中選，則大體可信，觀其與陶進士書，即可見其時義山因宏博落選中心不平之狀。

### 無題〔一〕

白道縈迴入暮霞<sup>①</sup>，班騅嘶斷七香車<sup>②</sup>。春風自共何人笑<sup>③</sup>？枉破陽城十萬家〔三〕<sup>④</sup>。

### 校記

〔一〕原本題下小注：「一云陽城。蔣本、姜本、悟抄、席本、影宋抄、錢本均同。戊籤、萬絕題下無此四字。」

〔二〕「陽城」原一作「洛陽」，影宋抄作「洛陽」。

### 集注

①【朱注】李白詩：「日日采藤蕪，上山成白道。」按「白道」字常見，如偶成轉韻「白道青松了然在」。王琦注李白詩「白

道向姑熟」云：「人行跡多，草不能生。遙望白色，故曰白道，唐詩多用之。」

② 斑駁見對雪二首注。七香車見壬申七夕注。嘶斷，嘶煞也。

③ 補春風，猶「春風面」。自，却也。

④ 見鏡鑑注。

### 箋評

【吳喬曰】春風比陶，十萬家自比，何人，則陶所引進之黨也。嘶斷，有不可攀躋之意。

【何曰】（白道）二字先透「枉」字。（輯評）

【姚曰】畢竟十萬家中無隻眼，宜春風之旁若無人。

【屈曰】白道縈迴，日見往來，蓋彼已有人，枉自相思耳。

【程曰】此亦感懷之作。比之美女空駕七香之車，人縱冶遊，皆入暮霞而去。春風倚笑，却共何人？迷惑陽城，枉生顏色。蓋溫飛卿「枉拋心力作詞人」之義也。

【馮曰】別情也。

【紀曰】怨極而以唱歎出之，不露怒張之態。無題作小詩極有神韻，衍爲七律，便往往太纖太靡，蓋小詩可以風味取妍，律篇須骨格老重，方不失大方。（詩說）

【張曰】未詳。必非別情。（會箋）

【按】一二言女子乘七香車循縈迴之白道入暮霞而去。斑駁嘶斷，狀車之馳過。三四謂瞥見車上

女子姿容絕美，嫣然含笑，然寂寞無主，不見賞識，則彼姝亦空有傾城之色而見棄於時耳。「自共何人笑」，謂不知笑向何人也，正寫「枉」字。此似暮遊偶有所遇，忽然觸着身世之感，寄寓微妙。程箋、紀評均有見。

## 無題

紫府仙人號寶燈<sup>①</sup>，雲漿未飲結成冰<sup>②</sup>。如何雪月交光夜，更在瑤臺十二層<sup>③</sup>？

### 集注

①【朱注】抱朴子：「項曼都言：到天上，先過紫府，金牀玉几，晃晃昱昱。」【道源注】佛有寶燈之名，神仙無此號，然佛

亦稱金仙，故可通用。

【馮注】抱朴子：「黃帝東到青邱，過風山，見紫府先生，受三皇內文，以劾召萬神。」按：佛經

屢稱仙人，則古仙、佛同稱也。

【按】馮注引抱朴子以爲紫府仙人即紫府先生，然三四言「雪月交光」，言「瑤臺」，

明爲女仙。「紫府」泛言仙人居所。庾信道士步虛詞：「五香芬紫府，千燈照赤城。」又，神異經：「青丘山上有紫宮，

天真仙女，多遊於此。」疑「紫府」或即「紫宮」。

②【朱注】庾信溫湯碑序：「其色變者流爲五雲之漿，其味美者結爲三危之露。」【馮注】漢武故事：「西王母曰：「太上

之藥有玉津金漿，其次藥有五雲之漿。」【按】雲漿，猶雲液、流霞，喻仙酒。

③【朱注】離騷：「望瑤臺之偃蹇兮。」拾遺記：「崑崙山傍有瑤臺十二，各廣千步，皆五色玉爲臺基。」

### 箋評

【吳喬曰】極其歎羨，未有怨意。疑是與阿侯、玉山、昨夜星辰同時作。

【朱彝尊曰】古人遊仙詩多是寓意，寓意故不曰「遊仙」而曰「無題」，然其意不可曉。

【何曰】（三四句）狀白者無以逾此。（輯評）

【姚曰】此言所思之無路自通也。

【屈曰】在昔仙人相見，方欲一飲，雲漿忽已成冰，然猶相近也。乃今雪月之夜，更隔十二層之瑤臺，遠而更遠矣。

【程曰】此當爲娶王茂元女時作，蓋却扇之流也。起句比之如仙。次句待之合番。三句敘其時景。四句欲引而近之矣。

【馮曰】新書傳：「綯爲承旨，夜對禁中，燭盡，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。院吏望見，以爲天子來，及綯至，皆驚。」可爲

此首句類證也。時蓋元夕在綯家，候其歸而飲宴，故言候之久而酒已成冰，當此寒宵，何尚不即歸乎？即下章（指昨

日）之昨日也。「紫府」字屢見古書，今所引以見內職之意。

【紀曰】此即洛神賦所云「嘆匏媧之無匹，嗟牽牛之獨處」，求之不得，亦寓言也。故四家曰：「總是不得見之意。」午橋以

爲王氏却扇之作未免武斷矣。

【張曰】此篇寓意亦未詳。馮氏謂指令狐，其說太晦。細玩詩意，並無感慨，與令狐諸篇迥不相類，未敢附會也。（辨正）

又曰：通首寫元夕之景。「雲漿未飲結成冰」，即「一杯春露冷如冰」也。與上首（指謁山）一時情事，前晝此夜。

（會箋）

【按】詩寫想望中之紫府仙姝。方欲就彼宴飲，而雲漿忽已成冰；正欲覓其蹤跡，而彼姝杳然不見。值此雪月交光之夜，對方竟又高處十二層瑤臺之上矣。全詩着力渲染某種可望而不可即之情景，以及追求、嚮往而又時感變化迅即，難以追攀之感。意境頗似阮籍詠懷第十九：「西方有佳人，皎若白日光。……飄飄恍惚中，流盼顧我傍。悅懌未交接，晤言用感傷。」龔自珍之秋思：「我所思兮在何方？……起看歷歷樓臺外，窈窕秋星或是君。」惟義山更偏重於塗寫內心之感受與印象，詩旨稍晦耳。此類意境空靈虛幻、迷離惝怳之作，可能由某一具體情事觸發，然當其融合其他情事，形成有典型性之藝術境界時，意義自不限於某一具體事件。若必欲探求義山何以有此類作品，則其一生政治與愛情方面之追求與失望，皆為其生活基礎，其給予讀者之實際感受，亦即前述如怨如慕、執着追求而又不勝悵惘之情緒。認定此詩係寓意令狐之顯貴難以追攀（如馮、張所解），或寓言已所思想之女冠如瑤臺仙姝，杳然難求，固近乎鑿，然視為此詩生活基礎之一部分，亦自不妨。義山多數意境極虛之作，皆宜作如是觀。

捕捉瞬息間即逝之感受乃至幻覺入詩，構成色彩絢麗、富於象徵性之藝術形象，為義山此類詩之重要特色。

## 無題二首

鳳尾香羅薄幾重①？碧文圓頂夜深縫②。扇裁月魄羞難掩③，車走雷聲語未通④。曾是寂

寥金燼暗<sup>⑤</sup>，斷無消息石榴紅<sup>⑥</sup>。班騅只繫垂楊岸<sup>⑦</sup>，何處西南待好風<sup>「一」</sup><sup>⑧</sup>？

其二

重幃深下莫愁堂<sup>⑨</sup>，卧後清宵細細長<sup>⑩</sup>。神女生涯元是夢<sup>⑪</sup>，小姑居處本無郎<sup>⑫</sup>。風波不信菱枝弱，月露誰教桂葉香<sup>⑬</sup>？直道相思了無益，未妨惆悵是清狂<sup>⑭</sup>。

校記

「一」「待」，朱本、季抄作「任」。

集注

①【陳帆曰】鳳尾羅，卽鳳文羅也。【吳喬注】黃庭經（序）：「盟以金簡，鳳文之羅四十尺。」白帖：「鳳文，蟬翼，並羅名。」

庚信謝賚皂羅袍啓：「鳳不去而恒飛，花雖寒而不落。」（西崑發微）

②【姚注】程泰之演繁露：「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，特貴其名，而其制度，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，特穹廬之具體而微者。

捲柳爲圈，以相連鎖，百張百闔，爲其圈之多也，故以百子總之，亦非真有百圈也。其弛張既成，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，而用青氈通冒四方上下，便於移置耳。」按義山所謂碧文圓頂者，殆指此。蓋其始本以氈爲之，後或易之以羅歟？【馮注】姚說近是，古所謂青廬也。但此頂上句，謂羅帳。【萬花谷引西陽雜俎】：「北方婚禮，用青布幔爲屋，謂

之青廬，於此交拜行禮。」【吳喬曰】言裁扇也。【屈曰】詳「車走」句，則一二乃車帷也。【按】吳、屈說非。「扇



裁「車走」二句係「夜深縫」時追憶昔日相遇情景。夜深羅帳，見亟盼好合之情。

③【朱注】班婕妤詩：「裁爲合歡扇，團團似明月。」樂府團扇郎歌：「憔悴無復理，羞與郎相見。」【按】月魄見碧城注。

「扇裁月魄」卽團扇如月之意。團扇郎事詳河內詩注。

④【朱注】長門賦：「雷殷殷而響起兮，聲象君之車音。」【按】二句追憶往昔與意中人邂逅相遇情景：對方驅車匆匆

而過，已則含羞以團扇遮面，露眼暗窺，雖相見未通言語。或謂下句亦指女方，古樂府蘇小小歌：「妾乘油壁車，郎乘青驄馬。何處結同心？西陵松柏下。」亦是女子乘車，男子乘馬。（陳永正說）。然無題四首之二「芙蓉塘外有輕雷」，

亦隱以雷車指男方，此處用長門賦，自以指男方爲宜。

⑤【朱注】徐彥伯詩：「玉盤紅淚滴，金燼彩光圓。」

⑥【道源注】梁元帝烏棲曲：「芙蓉爲帶石榴裙。」【吳喬注】則天詩云：「不信比來長下淚，開箱驗取石榴裙。」「紅」字

疑用此意。【馮注】石榴酒可喻合歡，見惱韓同年，孔紹安事可喻京宦，見回中牡丹。句意莫定，似寓不得爲京宦

之慨。【按】此「石榴紅」與上「金燼暗」對文，「石榴」自指榴花。「金燼暗」，兼寓相思無望；「石榴紅」，暗示流光易

逝，一別經年（榴花開時，青春已逝）。馮注鑿。

⑦班婕妤對雪二首注。

⑧【補】曹植七哀詩：「君若清路塵，妾若濁水泥。浮沉各異勢，會合何時諧？願爲西南風，長逝入君懷。」二句謂所思

者繫馬垂楊之岸，與之咫尺天涯，不能會合，焉得西南好風吹送與之相會乎？